

柿子红了

殷剑贞

秋风起，树叶落。

当心底不禁为万物萧条泛起丝丝感伤，视野所及，忽然看到挂着一树树果实累累的红柿子时，不觉眼前一亮，心头顿暖。

红灯笼般的柿果真是种吉祥、讨喜的水果，通体散发着温暖的色调，成为广袤田野上一幅诗意的油画，一个唯美的童话。在明净高远的蓝天下，圆润、透亮、醒目的柿子是那么殷实、喜气，伤感瞬间随着悠悠的白云远去，散开……

柿子在山西并不算稀罕，晋南一带种植较多。在我居住的晋北，除了个别气候特别温湿的山区外，很少见到柿子树。在我们小时候，柿子或柿饼是孩子们最常见、最爱吃的。村里不时有小贩拉着一车油亮的柿子沿街叫卖。挣工分的年代，村民们没钱买，就用秋季收割回来的玉米或豆

子去换。刚摘的柿子结实硬朗，须放置在大瓮中捂一段时间，等待它们慢慢变软，好在入冬以后慢慢享受。馋嘴的孩子们总是心急得等不到柿子变软变甜的那一天，每天偷偷揭开大瓮盖子，探进手去将所有柿子捏个遍，想找出个软柿子。实在抵制不住那红红的诱惑，忍不住摸一个出来，一口咬下去，不禁龇牙咧嘴。看上去太具诱惑力的红柿子，竟让舌尖和牙齿生出涩涩的钝感。原来，香甜的柿子要经过风霜的浸染，而那种扁平的柿饼，更是得经过阳光的晾晒，耐心等待其表面结一层薄薄的糖霜后，入口才会软糯甜美。

每当拉柿子的小三轮车进村，村里的高音喇叭就会响起来。记得有一年，本家叔叔走了两天两夜拉炭回来，尘土满面，双手乌黑，饿得有气无力，正遇上村口卖柿子。平时节俭的叔叔竟然一口气买下十斤，等不及回家就一屁股蹲在地上吃起来。吃一个，喊一声“真甜”，喊一声“好甜”，又掰开一个放进嘴里。我们几个围在一旁好生奇怪，难道叔叔吃的柿子没有苦涩的味道？吃撑后的叔叔站起来赶着炭车哼着歌儿回家了，他说这是最美味的东西，他理想的好日子就是天天都有柿子吃。

童年有限的美好记忆中，也有柿子红红地点缀其间。每年秋季，姥姥会买一些柿子储藏起来，等寒假招待我们。窗外朔风呼呼，我们几个小馋猫围在火炉旁，等姥姥将捂好的软柿子端出来。担心凉柿子吃寒胃口，姥姥会用开水将柿子一个个地温热，或放置在火炉旁烤一会儿。我们争抢着，总是来不及细细品尝，就三下五除二地吞到肚子里。姥姥在一旁安静地做着针线活，看着我们，心满意足地笑着。

也许，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一片美好的柿子林。人的一生都想“柿柿如意”，可要等到果实成熟的那一天，都得经历一段苦涩的时光，经过风霜的侵蚀。

那一树树红红的柿子总会勾起我遥远的童年记忆。上班路过的那个大院里，就有十几株高大的柿子树，压满枝头的果子只作为风景供人观赏。我看着它们从开花到结果，一天天变红，成熟后的柿子偶然“吧嗒”一声落在地上，惊飞草丛中叽叽喳喳的鸟儿。寒冬来临，柿叶落尽之后，仍有不少果子留在枝丫上，等待寒冬中觅不到食物的鸟儿……

逗留在都市大街小巷的水果摊位前，看到柿子时总想买几个回家，将它们摆放在阳台上慢慢观赏。午后的阳光照得它们更加光鲜通透，安详的样子让我内心也充满着富足感。轻抚着它们圆润的面庞，只是再不像小时候那样猴急地将它们吃掉了，也吃不出儿时满嘴甜丝丝的美味了……

秋日的黄昏

陈小燕

叶子开始退绿，渐红，渐黄，渐褐，渐成缤纷。层林尽染四野连波，水阔天长明媚意远。秋的脚步款款深入，越过山峦，漫过村庄，入了庭院，侵了人心。凉风在前面行，吹远了蓝天与云朵，吹落各色的叶来铺陈通往远方的路。阳光普照，斜斜的，拉长了记忆与前程。

夕阳是秋最美的注解。

夕照显出了秋的温煦，像回不去的旧时光。隔着光阴的玻璃，一切都变得柔软。万籁俱寂，一枚红红的果子落在掌心。像小时候，耳畔有母亲的声音，先放放，藏在米缸里捂着，秋后吃。急不可耐地咬了一口，酸酸涩涩。一个汲汲于琐碎名利的凡人，坐在秋天的落日里，猛然悲怆。想起夏天里的场景，夏仿佛海，绿汪汪洋，荡着，蝉鸣也探不到海的深度。走过万水千山，来到秋天落霞的传说里，蒹葭苍苍，有白色的水鸟从高空悠然而下。秋之绚烂在河对岸的山林，那姹紫嫣红是过往戏剧里的暖，还是激荡？是他人的，还是自己的？心是寂静的，隐隐地痛，也隐隐地爱。悄无声息，不经意的每一天，流水似的光阴匀速而行。

夕阳是秋的渡口。秋水潺潺，落日铺在水面，跳跃着金子般的光芒。西天红霞满天，从天到地

扯着盛大红艳的柔纱，一位新娘背影缓缓，她垂地的婚纱光芒万丈，一路逶迤，把群山与大地遮蔽。所有的秋水都向夕阳涌流，涨潮般欢呼，跳跃，送别太阳的女儿出嫁。从此，迈进了另一个季节，又一段旅程。生命的光华在夕阳的流动中，栩栩如生。秋天是一部电影，放着一个人的前半生。一遍遍坐在夕阳里，未来即将面临的安排，都将如约而至。夕照里有不断变幻的烟霞，橘红、淡黄、金灿……夕阳一天天染红了秋。

他乡的姐姐寄来一箱柿子，黄灿灿的，一颗颗摆放整齐，静静地等待在阳光下变软。夕阳打在柿子上，曾经的每一寸念想落在窗台上。

暮色罩了大地。一颗心飞走了，如从前乡下人家的炊烟，升起在秋天微凉的黄昏。昏暗中一行诗慢慢展开，如潮汐的长卷。梦，如落叶，纷纷去。一个叫李白的人，一夜长了一万岁。夕阳的最后一缕光中，我碰到他，他却不认得我。

当乐声从藏色的青山与广阔的大地升起，便成为了独属于这一季的韵律。懂，或者不懂，都在时间里。落笔，想续写一个故事，天上的，场景却在人间秋日的黄昏。这是诗吗？不是，是天空飞过的鸟落下的羽毛。

躺下来，如大地一样，倾听冬的来临……

我和狸猫是邻居

马 肆

“嗯哼”一声，细微的，短促的，似向我沉静的心海投入一枚小的石子。抬眼看它，一只猫腿抬起来，猫趾微收微放，迟迟不肯落下。两只圆溜溜的猫眼紧紧盯住我沾满黑泥的手，瞳仁晕染了落日的金色。

低下头，继续做我的事。北风扫过，枯荷零落，水缸不是荷塘，种子总要冬藏。淤泥腥臭的气味越来越烈钻进鼻腔，禁不住打了个响亮的喷嚏。“喵呜——”狸猫受到惊吓，三窜两窜，爬上高墙，并没有离开，以一种悠然自得的姿势蹲坐在高耸的墙头，俯视我。

忽然明白过来，是荷泥的气味诱导了它。抑或许，犹在惦记水缸里那条泥鳅。

是年初夏到来的时候，我在矮竹墙边一字排开三口老缸养荷，也各放几条泥鳅进去，没想过要对狸猫设防。

我不养猫，狸猫却常来常往。每每见它轻松翻过西墙，顺墙脚溜下来，迈着从容的猫步横穿院子。小小猫头不时左顾右盼，似在欣赏月季园的姹紫嫣红、青竹丛的清逸摇曳。偶尔，它会在蔷薇架下的红石桌上静静卧一会儿，半眯缝着眼，似在和坐在书房窗前的我对望。也会顽皮地跃上秋千架，秋千架竟也只是微微摆摆，它俨然一副荡秋千的安逸。我相信，猫一定是会轻功的，不然如何能使只要承重就吱吱呀呀叫苦连天的秋千链如此服帖，只一种和颜悦色的摇荡。

什么时候起，这种安适的相处成为我和狸猫的专属。它习惯了我似有似无的存在，我也习惯了它安安静静来，悄悄咪咪地去。即使是它在外野久了、野累了，还是会顺东墙根的预留出水口钻进来，步子不紧不慢，目光不经意瞟向屋里，最后蹿上西墙，不见了。

日久天长，狸猫竟也成为我生活里的一项内容。间或有两三天不见，也会生出些许浓浓淡淡的牵挂。如此，养了荷，荷下放了泥鳅。没几天，狸猫便将三口老缸当作它修行的道场，窄窄的缸沿也成为它凝神静气的莲台。微风拂过，荷叶轻轻摇了摇，一枚银亮的露珠颤了颤，它倏地伸出一只猫爪。露珠不动了，注视两秒，悻悻收回，专注缸底。

我几乎不知道那些泥鳅是怎么不见了。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发现泥鳅泥糊糊脏兮兮蜷成一张无弦的小弓。捡起来，泥鳅试图还想挣脱，我扔进缸里。中午火辣辣的太阳，它又“逃”出来。这次没能及时发现，僵直了。我用铁锹在菜畦里挖个坑，把它埋了。

这是最后一条。荷下的水，静成一面镜子。镜子里有天的蓝，有云的白，有荷的碧，唯独不见狸猫心心念念的惦记。

狸猫失望了。跳下来，心有不甘地在四周巡视一遭，没有发现目标，原路返回。

我坐在窗前，安静地看它来去。

多好的光阴，任我肆意享用，心思可以简到不能再简。鸟儿们近在枝头，或跳跃，或啾鸣，与我的心境一起，安详成一幅清宁的水墨。画面却是流动着的，是有旋律的，高高低低，抑扬顿挫。我听不懂，但心下欢喜。

